

〔英〕 韩素音 著
陈明肇 译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painting. In the foreground, a young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 and bangs looks directly at the viewer. She is wearing a light-colored, possibly white, button-down shirt. In the background, a man and a woman are standing on a dark, rocky outcrop. The man is wearing a dark coat and has his arm around the woman. The woman is wearing a dark coat and a red scarf. They are looking towards the left. In the far background, there is a small, dark, multi-tiered pagoda on a hill. The sky is a bright, hazy yellow, suggesting a sunrise or sunset.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somewhat melancholic.

等到早晨来临

DENG DAO ZAO CHEN LAI LIN

等到早晨来临

[英] 韩素音 著
陈明肇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位美国少女循着爱情的道路、奋身投入中国社会的最神秘、最真实的故事……

在雾都重庆，醉生梦死的上层社会和贫民窟的污泥浊水之中，中国的两大势力开始对这位举足轻重的少女展开你死我活的角逐，但她只懂爱情，只懂得对一个捕获了她整个身心的中国男子的爱情，她爱他，因而爱他的中国——这个世界上最费解的国度。这里的贫穷、落后、原始、野蛮通通具有强大的魅力，苦难深重的人民，唤起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心。

当一位中国农村少女，操着半通不通的英语，沿着一条秘密的小径领美国姑娘潜入北方解放区之时，在岔路河村，残酷的战争使她们接受了鲜血的洗礼。在延安，当中国传统的封建、落后势力对金发碧眼的“洋狐狸精”实施围剿，把她描绘成专门玩弄中国男子的荡妇娇娃之时，周恩来总理却过问了她的多灾多难的婚姻。在北京，当她生下一个男孩、要为此混血的儿子举行基督教的洗礼仪式时，往婴儿身上洒圣水的那位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美国牧师，却又是亲手创办燕京大学、最终被中国赶走的司徒雷登大使……

她叫丝黛芬妮，她是美国亿万富翁的美丽的、任性的女儿，她既可以处女的贞操轻易交给一个专门猎取女学生的大学教授，她又在追求一个中国男子的苦难的历程中表现出可惊可叹的终身不渝的爱。

当爱情和自由之间最终必须选择自由之时，当生离死别的爱的超越，以震撼人心的自我牺牲的形式呈现在你的眼前之时，这里会有你对人生的再认识，那强大的感情洪流或许会使你洒下辛酸的泪，这里有爱情的最炽热的烈火和这烈火被扑灭后的灰烬，这里有爱对人生发出的最终的、永恒的召唤，在探索人类的这种内在的、永不熄灭的火焰的过程中，这里有关于爱情的从精神灵魂到细胞血液的最无须隐讳、最逼真的叙述和描写……

为了爱情，她抛弃作为亿万富翁的父亲赫斯顿的任何许诺，从美国重回中国，她曾经决定做一个中国人，她溶入中国社会，成为上海一个封建大家庭里的大少奶奶，在社会上，她是作家，是外语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师，

但朝鲜战争和中国政治飓风使她痛失弟弟、孩子和爱情，她甚至失去了自我，变成一个她不认识的人……

她怀着中国人的孩子（她不告诉任何一个中国人），象偷渡的囚犯似地潜回她的故乡德克萨斯，但美国社会不接受她，新闻界的围攻铺天盖地而来，有人说她怀的孩子来自于“某位共产党高级领导”，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她跟踪，逼供……

她在幻灭中埋葬过去，她在苦斗中呼唤出自己身上的另一个丝黛芬妮，这个全新的丝黛芬妮以全新的方式处理爱情、处理丈夫和情人，这个丝黛芬妮窥见到人类的未来存在于浩瀚无涯的宇宙。父亲死后，她继承了父亲全部遗产，成为女亿万富翁，她重新认识金钱的价值，重新认识发明创造和现代科技的价值，她在父亲的石油垄断公司和飞机制造跨国公司的基础上，建成了子公司遍布全世界的太空航天工业开发公司……

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她了……

她重返中国之时，她以另一种方式实现少女时代的梦幻和爱。

主要人物表

丝黛芬妮·莱德——美国人，本书主人公。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一名女记者、作家来华。与中国医生靳荣结为夫妻。五十年代回美国，成为一位囊括尖端科技、跨国公司、巨额财富的企业王国的女皇。曾为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贡献。

靳荣——中国医生，与丝黛芬妮结下高尚的、至死不渝的爱情，并成为她的丈夫。

赫斯顿·莱德——丝黛芬妮之父，美国石油工业、飞机制造业巨头。

依萨贝尔·德·加森特——丝黛芬妮之母，法国贵族。

吉米·莱德——丝黛芬妮之弟，朝鲜战争时期美军遭伏击时被志愿军打死。

靳林——小名冬宝，美国名字为托马斯·赫斯顿·詹姆斯，靳荣和丝黛芬妮的儿子。

靳萍——靳荣的姑母，早年投奔延安。

靳静——靳荣的姑母，绰号“寡妇”。

阿兰·凯什——丝黛芬妮大学时代的老师和第一个情人。

约翰·穆尔——美国记者，丝黛芬妮重返美国之后的情人。

阿利斯特·乔特——重庆时期因垂涎丝黛芬妮的美貌而纠缠她的美国记者，朝鲜战争时期在日本东京美军司令部任职。

特利·朗渥兹——美国记者。

大卫·依尼斯——美国传教士、医生，靳荣的好朋友，解放后以特务罪名被驱逐出中国。

司徒雷登——美国传教士，早年在美国募捐经费筹建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后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为丝黛芬妮的儿子冬宝施行洗礼。

狄克·斯当纳——美国飞行员，抗日战争时期被中国农民营救，后为丝黛芬妮的跨国公司的总经理。

赫伯特·卢吉——美国共产党员，早年赴延安，任中央台对外广播部门领导。

米开尔·阿斯特鲁——抗日战争时期英国驻华记者，解放后中英关系因朝鲜战争而一度紧张时曾被逐出中国，是著名的“中国通”，长期和丝黛芬妮保持友谊。

唐盛昌——重庆地下党组织区委书记，解放后任东北某城市领导人。

罗大姐——延安负责婚姻登记的干部，解放后分别在上海、北京做领导工作。

孟部长——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罗大姐的丈夫。

莎菲——中国著名作家，丝黛芬妮的好友，任作协副主席，被错划为右派。

梁小池——重庆贫民窟的苦孩子，长大后参加革命工作，曾为报杀母之仇而追杀苏天云。

罗莎蒙——中国人，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女秘书，美国记者特利·朗涅茨的情人。曾协助共产党地下组织工作，解放后被投入劳动教养院，“文化大革命”后与下放农村的共产党老干部结婚。

叶将军——国民党高级将领，解放后留在大陆并担任统战部门要职，民主人士。

苏天云——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私生子，国民党特务，打死靳荣的凶手。

秦少校——国民党军统局要人，大陆解放后常驻美国。

王恒利——国民党重庆时期的情报处长兼对外发言人，大陆解放时赴美国，成为实业家。

金大炜——上海及全国的最大的资本家之一，解放后长期与人民政府合作。

金亨利——英国依丽莎白女皇授勋的爵士，香港大资本家，金大炜的胞弟。

金艾迪——金大炜之子，解放前夕被送往美国，后成为国际企业家，与丝黛芬妮合办跨国公司。

1

城市苏醒了。

约翰·穆尔也醒了，他从重庆夏天凝滞的酷热中醒来，汗水浸泡着他。

从1939年他来到这座被围攻的城市开始，他便讨厌这里的熙熙攘攘的黎明，讨厌这里杂乱无章的市区建筑，讨厌这里的喧哗和这里的气味，这里到处人山人海，人的污秽玷污了这座两条江水轻缓拍击着的、矗立在鸡冠形状的大山之上的城市，人的污秽褻读了嘉陵的秀丽和杨子的壮美。

然而，现在是1944年夏天，从他首次来到重庆至今，五个年头过去了，“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他习惯了这里的一切：那关于当权者是英雄还是狗熊的无休止的纷争；那人群的污浊和喧嚣，那烈日之夏的酷热和多雾之冬的阴冷，凡此种种，都作为挑战和刺激，成为约翰·穆尔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在寸草不长的岩石上生根了。

可以说，如今他蛮喜欢这座经受着战争创伤的城市。

5年前，他30岁，心中充满对自己确认的正义的追求和对邪恶的仇恨，他作为一名稚气十足的记者进入中国，走向战场、呼唤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

一个城市接着下一个城市，一个省分接着下一个省分，纷纷落入敌手，但顽强的中国人民从未放弃战斗，他们决不投降。

南京、上海、武汉依次沦陷，蒋介石政府退守四川重庆，躲避战火。

日本空军空袭这座人满为患的城市，1939年5月，日军的燃烧弹点燃了重庆市。市区毁于一旦。然而人民的意志没有被摧毁，他们修修补补，在瓦砾和灰烬中存活，照常干活儿，脸上甚至绽出笑容，他们重建家园，敌机再来炸毁，再重建……约翰·穆尔投身于重建中国人民家园的创举、投身于这剧烈的抗争之中，他明白为什么在中国的美国人热情激荡，他们为什么爱中国，爱中国人。

他的关于战争的报道使他获得荣耀和声望，他的写作技巧日渐成熟，报道事实客观公正。

近来时局不容乐观，献身精神和英雄主义纵然风靡全国，然而不堪收拾的局面也粉碎了人们的梦幻，苦难的历程无穷无尽，抵抗的言论似乎已经成为政客们巧言令色的空谈，甚至成为人们的笑柄。

经历了从1938年到1939年大动乱的蒋介石政府遭到人人痛恨，腐败和独裁摧毁了人民对这个政权的希望。

约翰·穆尔每日清晨醒来，总在琢磨应该如何才能使美国读者相信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国人民是两回事儿，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值得美国支持并不等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不值得支持。

两年多来，困扰一直在冲淡约翰·穆尔的热情，他的文章也变得谨慎起来，他的变化使编辑们深感疑惑，这些编辑和美国公众一样，在大家心目中，中国是一部放射着人类的勇气和信心的灿烂光辉的史诗，约翰多年来一直在参与撰写这些美妙的篇章。如今，他的迟疑使人家不安，特别是声望显赫的报社经理兰斯·

克拉克，他不希望剥去国民党政府的迷人的外衣。

城市在黎明中苏醒，大街小巷的喧嚣振奋约翰，太阳从大江的江面上升起，开始另一个酷热难挡的日子。他想，人被糊糊涂涂地扔到世界上来，命中注定要被一些只有上帝才明白的疯狂的欲望推动着，彼此制造纷争，寻求那未必能够得到的欢乐和爱，倒好象谁都能万岁万万岁似的，其实人生如朝露般短促，转瞬之间大家都将被死亡吞噬化为乌有，只不过是活得匆忙，无暇顾及这个事实罢了。

其实中国的局面明朗化了。

窗外的嘈杂和器闹转移了约翰的注意力，减轻了他的担忧，他明白，中国面临一场政治危机，这危机必将波及美国。

他躺在蚊帐中，倾听挑水夫的吆喝声，挑水夫从四、五里外的江边用木桶担来浑黄的江水，这是上坡路，从江边到这里约需登高千尺，他们在断断续续的、呻吟般的号子声中艰难行进，他们脚下的陡坡开凿自岩石之中。挑水夫“躲开！躲开！”的吆喝和粪夫“借光！借光！”的呼唤混合在一起，粪夫担粪下山，大粪桶中的粪汁散发恶臭，然而市效的千顷稻田等待着粪汁的滋润；在卵石砌成的路面上，挑水夫和担粪夫的木桶里撒泼下几乎是同样颜色的液体。

约翰·穆尔撩开蚊帐，光脚下床，地板已被朝阳烤热，附近的军营发出阵阵悠扬的晨号声，重庆到处是国民党军队的军营，十字路口的钢筋水泥地堡中伸出黑洞洞机枪口，枪口不是对准日本人，而是指向骚动不安的自己人——中国人。

一些年轻人开始齐声高唱国歌，约翰走到墙角的陶制水缸跟前，缸中有配量供给的半缸水，他向脸上扬水，水顺着脖子淌下，他享受着短暂的凉爽，他倾听青年们例行的晨歌，这晨歌曾深深打动他，让他流下热泪，歌声向他显示过信心和勇气，歌声

唤起过他胸中高贵的正义，这是那种鄙视天下任何邪恶的正义。然而现在，这来自兵营的晨歌却让他想起他所到过的新兵营，新兵营是拒绝外人参观的，但约翰想尽办法去看一看，因为他见过抓丁，在市郊，在田间，被看押的骨瘦如柴的新兵遭到长官们的皮带的抽打，新兵被强迫押进兵营。

也许是出于当局的错误和疏忽，约翰竟意外地提前一星期获得走访新兵营的许可……吓人的情景抓住他，令他经久不忘。

在新兵营中，他看到农民被捆绑后缚在一起，以防他们逃脱。他们是被从乡村中抓来的，瘦小，枯槁憔悴，大多象是有病在身，他们挤在一起，等待有人来松绑，因为无法走脱，只好就地便溺，他们中的一个人已经死了，死人和大家缚在一起，无人过问。

他们被这么捆绑着有多长时间了，有人喂他们吃食吗？
无人得知！

“在新兵之中，在兵营中饿死的比在战场上打死的多，”约翰写道。他的报道确实唤起过关注和愤怒，然而死人越多（管他是死在战场上还是在新兵营中！）丧葬抚恤金便越多，财源流入当官的腰包，新兵营中的悲剧便无人过问。

约翰站在锡盆中“冲凉”，他从头顶上往下浇水，淋湿全身，然后他用毛巾擦干自己，再往脖子、腋窝、阴囊上扑痱子粉……

早晨还不到六点钟，阳光便已烤热大地，烤热岩石和房屋，入夜之后，岩石和房舍再把逼人的酷热散发出来，送还太空。

约翰披上一件衬衫，走廊里的公用厕所中人声喧哗，约翰听出来，特利·朗渥茨又在拉肚子，重庆正在流行痢疾和霍乱，五月里，特利在缅甸北部染上恶疾几乎丧命，当时特利服役于约瑟夫·史迪威将军麾下，这位美国将军试图打通缅甸——中国通道。如今，史迪威将军在训练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史迪威强烈谴

责蒋介石。

特利在报上报道史迪威将军，介绍史迪威在中日战场上的地位和作用，约翰·穆尔认为特利应该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特利的工作需要鼓励。

约翰听到丝黛芬妮在笑，她的笑声和她的仪表一样：安静而愉悦。一种莫名的欲求推动约翰，他走出房间，走下楼梯。

丝黛芬妮·莱德既不被酷热、也不被忧伤困扰，尽管阿兰·凯什死去还不到三个月，但丝黛芬妮已经重又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和气息。

这里是外国记者下榻的新闻社招待所，丝黛芬妮站在招待所大院门口，她穿着凉鞋，身上穿着浅色衣裙，她扬起胳膊，掠起头发，用青铜色的别针别起她的栗色的头发，又用另一只龟壳发夹别住落到后颈窝的头发，让脖子通通风，凉快凉快。她一见他便微笑，说：“你好，约翰，”然后又回答她身旁的阿利斯特·乔特道：

“我当然知道怎么找到这里，阿利斯特，我昨天来过，但昨天我没带照相机，我想给老百姓们来几个镜头。”

“小心点，丝黛芬妮，街上人谁都靠不住，老百姓们都疯了似的，当心别让人把你的钱包偷走。”

约翰顿时板下脸来，每当阿利斯特嘲弄这里的贫穷、这里的乞丐时，约翰便满脸阴云，这里的人民已经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如今还得承受象阿利斯特这种成天吃饱喝足的人的嘲弄、侮辱。

丝黛芬妮没说话，但她也已经对阿利斯特流露出明显的反感。

重庆似乎还没见外国女记者来过，丝黛芬妮上周一飞到重庆，便立刻成为男人们的追逐对象，新闻社的男人们，除了特利·朗温茨之外，都对新来的漂亮女郎垂涎三尺。特利·朗温茨在

追求另外一个叫做罗莎蒙的中国女人，想和她结婚。

围在丝黛芬妮身边的男人们都想从她身上得到一点什么……，然而丝黛芬妮扫视他们的目光中仅仅流露出友善，这种近似乎于天真的友善，从实质上来说，却构成了对殷勤求爱的人的嘲讽。约翰明白她的微笑，明白她轻轻点头的姿态中绝对不存在任何性爱的暗示，而仅只是出于纯真的欢乐。

“她纯洁得象一片透明的薄云。”约翰想，他觉得自己应该保护她，保卫她的纯真不受侵犯，然而约翰收到过好友阿兰·凯什的一封信，信中，阿兰·凯什对他的最亲密的朋友约翰说：“你将看到我的新情人丝黛芬妮·莱德，这姑娘可真有趣，有头脑有野心，但更妙的是她的身体，她正在床上哩……”

直到如今，一想到阿兰·凯什的这封信约翰便愤怒，然而对于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来说愤怒又能派何用场呢？

约翰把阿兰的信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

丝黛芬妮是美丽的，她的眼睛比她的头发黑，她的脸熠熠生辉，这是神异的青春放射的光华。她的禀性难于捉摸，短短一刻之内，她既是自己，又是完全不同于她的其它女人，她时而令你感到贴切可亲，时而又变得那么遥远，时而激情满怀，时而却又讳莫如深，她颀长，体质纤巧得近乎脆弱，实际上她的躯体经得起敲打折腾。她既是温良的，却又是富于反抗的，她21岁，在她柔和、坦诚的凝视之下约翰感到男性的软弱，感到心旌摇曳不可自持，他爱她，渴慕她的肉体。

“天越来越热，”阿利斯特离不开他的话题，“街上的乞丐围着你打转儿，象大群大群的苍蝇一样。”

“我想丝黛芬妮自己会照顾自己。”约翰说。

“报社十点钟要开会。”阿利斯特说。

“我十点钟以前能回来。”丝黛芬妮说。“重庆不见得就比达拉

斯热，阿利斯特，你去年在达拉斯尝过热浪的滋味儿，彼此彼此……”一面说，她一面离去，她的孩子气的大眼睛蕴藏着炽热的火花。

两个男人看着她离去，他们轻快地抽身回走，林荫夹道，两旁是夹竹桃和香蕉树。他们穿过大门，门旁有两名武装士兵把守着，再穿过斜坡，走上人来人往的大道。到他们分手时，他们各自尽量忘却在丝黛芬妮身上遭遇到挫折时带来的不快。

“我听说克劳伦斯·高斯走了，不是好事儿，我喜欢他的诗篇。”阿利斯特拖长语调说。

“他了解中国。”约翰答道。

“幻灭给我们带来苦痛。我们知道一些中国人的事儿是因为我们呆在这里，但是我认为我们无法琢磨透这个国家，中国人永远不会象我们那样分析、理解事物，对同一件事儿，中国人作出和我怎样不同的反应！中国人，是远离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棵孤零零的树，它永远站在世界的另一端，永远不会和大家融合，在中国当大使——比如高斯——实在难啊，任何外国人一旦被卷入中国的漩涡激流，便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你我也不例外。”

阿利斯特对中国尖刻的批评和贬斥再次刺伤约翰，他匆匆离开这个阿利斯特，返身向餐厅走去。他从墙上扯下一张日历，他每天都到这里扯日历，揉作一团扔掉。每张日历上都有一个中国姑娘在对你微笑，姑娘的头发都烫成大波浪，这是高等妓院的广告，妓院不远，新闻社招待所的招待员啦，伙伙啦，都在为妓院拉皮条，妓院想挣美钞。

今天是1944年8月25日，广播喇叭声音大作，报道着巴黎刚被盟军解放的重要新闻，餐厅大班老宋——大家仍然叫他“Boy”，尽管他头发都白了。

老宋在上海“凯茜饭店”当了40年的服务员，上海沦陷后，他

不愿侍候日本人，不远万里，跋涉到重庆。此时，他给约翰端来火腿蛋、奶油脱司，奶油一端上来就化，奶油汁顺着餐巾往下滴，但他毫无知觉，眼前显现出丝黛芬妮动人的形象来，他忘却了酷热。

丝黛芬妮沿小路走上环行大道，大道上人山人海，男男女女都穿破旧衣服，酷热让人人神情沮丧，大家不紧不慢地各自谋生、打工，手中都摇着一把扇子。扛滑杆的轿夫穿着长满虱子的破烂衣服，轿夫两人一前一后，扛着这种叫做“滑杆”的简易轿子，把肩上扛负着的贵人送往他们的目的地。在到处是陡坡、到处是岩石的重庆，倒也算是方便的交通工具，这原始的人扛人的交通工具与为数不多的光滑油亮的轿车——这里面乘坐着最高档次的贵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丝黛芬妮穿过大街，走上一条岔道，这里路面由岩石粗略铺成，简陋的房舍七歪八扭，颜色一派灰黑，浓烈的臭味扑鼻而来，这是人的排泄物和各种腐败物质混合在一起的呛人的气息，倾斜的、快要倒塌的阳台上点缀着三两盆大丽花，恶臭从每道打开的门、每扇打开的窗户中溢出，窗户和门中一片昏黑，昏暗中有中国人的眼睛，这些眼睛在注视她走过。

到处都是人，人挤人，人撞人，人踩人，没有无人之处。到处是眼睛、脸、喧哗，你无法寻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整座城市是一个不规则的、巨大的蚁穴，这里的居民形同成堆的蚂蚁，互相蹭踩……这是污秽的壮举，是精心构筑的原始和野蛮，是法规认可的邪恶和丑陋。

“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地方。”丝黛芬妮想。

到重庆一个星期以后，丝黛芬妮觉察到现实与在美国了解到

的、如今也仍然被美国人民接受的宣传中的中国有天壤之别，她头一遭上街巡游之后，便带回来强烈的反感，问约翰·穆尔：“我的心被刺伤了，我被震撼了，太无法想象、太无法想象了！怎么会象这样？”

约翰安慰她，他向她讲述中国人民的勇气和信心：“别过早下结论，这里有好多值得称赞的地方，你看到吗？大学生和教授们因为不愿意停留在敌占区，他们横跨半个中国，有的还携家带口，徒步走到这里，男女老幼，都在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来捍卫自己的国家，你看到过那位老宋没有？餐厅里的那位大班，他离乡背井，走了五千多公里才来到这里，记住，中国的历史本来便是一部漫长而又悲惨的故事。”

无穷无尽的体力劳动，那种牛马一般的、一刻不停的劳动，震惊丝黛芬妮。在这里，劳动是巨大的折磨，苦干并不提高人们的地位，牲畜般的劳动不仅损伤男人、女人、孩子们的身體，而且使人的精神灵魂变得丑陋，变得愚鲁迟钝。人们的体态因为艰苦劳作而变形，挑夫们的肩上的硬茧结得有地毯那么厚，腿上、脸上长满浓胞疮而得不到治疗，因为饥饿，因为寄生虫病，孩子们都挺着大得出奇的肚子，他们的模样象中、老年人一样。没完没了地生养孩子，使年轻妇女不到30岁便子宫下垂，这丑恶的现实孕育于生存竞争中的冲突、敌对、倾轧，人人时刻准备攻击别人，或者准备遭受攻击，这里没有爱和同情，婴儿象苍蝇一样死去，再被抛到污水池和粪坑之中。

丝黛芬妮咬紧牙关，强压下那阵阵上翻的呕吐，但嘴中已经充满苦水，“这便是地狱……我必须走完这段路，看清楚，看真切。”

她将记下这置身于苦海中的真实体验，然而在恐怖和厌恶之中，丝黛芬妮的心中有另一种情感正在上升，这是一种融合了正

义和愤慨的情感：为什么人类要以这种形式存活于人世问？丝黛芬妮，你作为一个正常人，有责任、有义务做点什么有益的工作，大力协助不幸的人们摆脱这种状态。

漠不关心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丝黛芬妮不可熟视无睹。

路上，一个小男孩屁股坐在地上，靠手掌撑持地面移动身子，他的腿拖在身后，一看就知道是两条废腿，不知道这孩子是患小儿麻痺症还是遭了车祸，没有人看他一眼，更没有人帮助他一把，这孩子艰难困苦地“走”了一阵停下来，看丝黛芬妮一眼，同时送上一个天真稚气的微笑，丝黛芬妮急忙掏钱给孩子，然而施舍之后她更加深感惭愧。

去年丝黛芬妮在莱德克里大学主修亚洲历史，当时她刚满20岁。阿兰·凯什开设了有关历史上的中日战争的课程，丝黛芬妮去听课，问阿兰·凯什一些问题。阿兰一面回答问题，一面斜眼盯视她的肉体，贪婪的目光偷偷掠遍女学生的全身。

然后他邀请她吃饭，阿兰是迷人的，丝黛芬妮紧张面慌乱，阿兰一定要她去，后来丝黛芬妮发觉自己似乎有点爱上了他。

阿兰英俊魁梧，精力旺盛，传说他是征服女性、占有姑娘的能手，但他毕竟已经41岁，结了婚，身边有妻子。一开始的时候，丝黛芬妮全力防卫自己处女的贞操，拒绝和他发生两性关系。

从童年时期，丝黛芬妮便接受正统道德教育，小姑娘不要进入男人的卧室；少女尤其要警惕结过婚的男人。何况如今她并不能肯定自己是否确实爱上了阿兰·凯什，然而阿兰的进攻令她亢奋冲动，人的本能在推动着她，并使她进入销魂丧魄的境界。然